

近年来,中国的书画拍卖市场日益火爆,但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假货”也流入这个市场。

10月28日,台湾媒体在一则报道中指出,大陆拍卖市场混乱,赝品满天飞的传言不断;而《纽约时报》也在当天以两大版深入报道大陆的拍卖市场。报道称,2011年5月大陆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大师齐白石的水墨画《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亿元人民币天价成交。但两年过去后,这幅作品仍弃置在北京的仓库里,因为买家质疑作品真伪,拒绝付款。

如何规范这个“疯狂”的市场,关系到中国书画艺术品行业的良性发展。

为书画艺术品做科技备案

■本报记者 于思奇

最近一段时间,为书画艺术品做科技备案之事成了文化艺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先是10月14日,“首届中国艺术品认证备案学术交流会”在济南召开,重点探讨了艺术品备案分类与模式问题;紧接着,10月17日,全国艺术品市场法制作宣传周以“诚信与传承”为主题,探讨诚信在艺术品鉴证备案社会化服务中的意义与价值。

与会专家们认为,艺术品科技备案的社会化态势已渐渐形成,未来它将可能在规范书画等艺术品市场的工作中凸显作用。

画面中的“指纹”与“DNA”

专家们所说的这种为书画做科技备案是如何做的?其原理是什么?记者就此来到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科研中心进行采访。

这里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经过反复实验已经证实:每张宣纸类书画纸的任何一处微观纤维状态都是唯一的。墨、色、印迹融合在独一无二的纤维结构上,最终形成的微观形态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不同物质成分的纸、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特征,也能成为防伪、辨伪的依据。

“使用光学显微仪器和拉曼光谱仪、X射线光谱仪等光学仪器作为检测设备,对宣纸类书画作品进行多点无损检测,再将各检测点的微观状态图像和物质成分数据存入数据库,用于日后比对,就能实现书画防伪等。”该实验室科研人员赵美红告诉记者,“这种获得国家专利的‘中国书画的防伪方法’就是目前热议的书画科技备案的关键技术。”

作为科技备案体系的最初的设计者,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介绍说:“它是针对艺术品备案的关键技术,和各类不同模式,以及政策法规等问题而综合设计的一个大体系。之前有媒体说这个工作就是给艺术品发个‘身份证’,其实‘身份证’还不足以涵盖它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可以从艺术品源头及时锁定作者与作品,使其进入保真的认证、验证系统,而且这一系统还可以在不保真,但要锁定责任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比如,在典藏、交流或交易等流通环节中,它可以用来自行手人和书画作品进行关联锁定,防止偷梁换柱;比如,在鉴定、评估时,它可以用来把鉴定人、评估人与被鉴定、评估的书画作品进行关联锁定,防止不负责任的乱讲话等等。而这些功能,在尹毅看来,都是“身份证”一词不能概括的。

尹毅还告诉记者,及时地为世的书画艺术品防伪备案可以免去日后辨伪工作的诸多困难。

备案的前世今生

为书画品做“备案”,其实古已有之。

“古人也为书画作品搞‘备案’,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论家林木如是说。

他所说的这种古人书画艺术品认证备案系统其实是中国美术史中叫作“著录”的一类文体。据他介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部断代画史《唐朝名画录》就具有备案的性质,“因为其中有详细记录

当时一些著作的细节内容”。到了宋代,周密所著的《云烟过眼录》更是将他所收藏及看到的书画进行了最为完善的集录——包括作者、画名、收藏印记、题跋及流传过经,甚至还附有简明的鉴别论断。而在此后出现的《听风楼书画记》,连书画的价格都一一进行了记载。

“我们今天拍卖市场上的一些古字画都还在参考这个《听风楼书画记》里的价值呢。”林木说。

到了近代,书画的备案也一直都在延续。比如,著名画家张大千就曾多次为他收藏的书画作品出版这类著录。他于1955年出版的《大风堂名迹》,不仅有前人备案时常常提及的“作者、画名、绘画内容、尺寸以及印鉴、题跋等,还带有精印的书画作品图片”。

不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书画造假技术也登峰造极。很多模仿画家个人艺术风格和时代风格所造的假画,单用这种记录作品艺术形态的著录已不能实现防伪。

已经接受雅昌的书画科学鉴证社会化服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科学鉴证与备案的画家何家英

对这种新型的“著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能在名为‘认证备案’的现代版‘集录’之中。

规范市场不能只靠科技

今年上半年,雅昌文化集团就正式推出这种高科技新型“集录”——“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对此,该公司副总经理潘剑平表示,科学鉴证与备案的相关技术、人才、流程和市场机制都在不断成熟和完善,此条件下的艺术品鉴证备案将迎来广阔的发展机遇。因此,他们选择在此时推出这项为每一件艺术品建立权威的唯一性“身份信息档案”的服务。

已经接受雅昌的书画科学鉴证社会化服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科学鉴证与备案的画家何家英

对这种新型的“著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能

现代版“著录”诞生记

■本报记者 于思奇

今年年初,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雅昌)启动了名为“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的为书画家作品进行鉴证备案服务的工作。

大半年过去后,“现在已经确定与我们合作的书画艺术家有50多位,涉及到的藏家更是成百上千。”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总经理王丽告诉记者。

在他们中不乏当代名家,比如中国国家画



技术人员正在对杨之光作品进行技术备案。

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美林等等。

王丽说:“为当代在世的书画艺术家们建立一个完整的档案系统,让流传在外的他们的优秀作品在这个体系下流传有序,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也是当下急需有人来做的。”

这个“备案”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王丽向记者讲叙了他们所作的第一个鉴证备案的案例。

第一张“寻人启事”

2012年12月,在雅昌“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的官方网站,挂出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中国国家画院院士、岭南画派存世艺术家的领头代表杨之光将联合雅昌面向全球征集、鉴证、备案自己的毕生所作。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启事上公布出来的杨之光鉴证备案专用邮箱收到了很多藏家发来的署名杨之光的画作图片。

“我们请杨老师对这些图片进行了‘初审’,除去那些一眼看上去就确定无疑的假画外,其他都让杨老师进行现场鉴定。”王丽告诉记者。

2013年1月26日和1月27日两天,在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杨之光美术馆,杨之光和技术人员为征集到的作品进行第一次原作现场鉴定。

据王丽介绍,鉴定的现场布置温馨,还不时播放视频和音频,助艺术家回忆创作画作的过程,并对整个鉴定的过程进行了全程的影像记录。

对于如此的精心设计,王丽说:“鉴定不是一个孤立的情景,它取决于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为艺术家提供一个最有利于鉴定的环境。”

“DNA”不说谎

王丽告诉记者,画作在经过了艺术家本人的主观鉴证后,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技术备案的

这个体系里查到作品信息,甚至有作品画面的纤维与肌理,这些科技手段太有必要了。”

而除了雅昌以外,这种集合高科技的现代版“集录”也在其他单位试了水,比如有着丰富商品检验经验、认证行业资质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就在总结和比照成熟产品认证的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艺术品认证备案体系,还有很多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在分别建设符合自身需求的备案系统。

对于这种可以“再现书画诞生与流传轨迹”的新方法,上海中国画院画家谢春彦认为是“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下,为艺术建立新的史学的一种形式”。但同时,他也认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此。因为在他们看来,用科学认证与备案规范书画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道和术的关系。“认证与备案现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术,但是任何时候的术都是在道德笼罩下才前进的。”他说。

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他们会在一幅作品上选取四个点,通过光学显微仪器和拉曼光谱仪、X射线光谱仪等光学仪器对这幅书画的纸张纤维状态、墨迹的附着和晕染的状态、书画材料的物质成分等微观数据进行采集。

“这些提取得到的数据,我们不但会制作在备案证书上,也会收录在‘中国艺术品技术备案数据库系统’中。”王丽说,“因为即使证券纸、防伪的二维码……这些高科技都被用于备案证书的防伪,我们还是担心这幅画在未来流通过后,存在证书与画作不匹配的问题。有了这个备案的数据库,到时候,只要新藏家拿着画来到我们这边进行数据比对,不需要再次通过艺术家本人的鉴定,就能知道画是否被掉包了。”

也因为有了如此强大的书画“DNA”库,库外作品与库内同画家的真迹进行“亲缘关系”鉴定,也能判断出这幅库外作品的真假。

在杨之光作品第一次原作现场鉴定中,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杨之光仔细查看了44幅通过首轮初审的作品,但其中的一幅在他的再三鉴定下,总觉得“有问题”。

最初,这幅作品的持有人对杨之光的鉴定结果并不信服,认为他也有“看走眼”的可能。但是通过现场对纸张、黑色、印泥的检测,与数据对比分析,这幅画最终被认定确为高仿品。而在强有力的证据下,它的持有人也表示认可这一鉴定的结果。

经过了艺术家本人鉴定、DNA技术备案之后的杨之光作品,最终由雅昌向中国版权协会建议并成立的“中国版权协会艺术品版权工作委员会”进行著作权登记备案,以解决这些作品图片日后的版权问题。

而在走完了上述三个环节的工作之后,集合了各种备案信息的杨之光传世真迹就被集结成册,一本现代版“著录”,就此诞生。

深圳获颁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奖

本报讯 继获得“设计之都”称号之后,深圳再次获得全球殊荣。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向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据悉,这是该组织授予全球城市关于全民阅读的最高荣誉。“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全球全民阅读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奖项。

据了解,从2000年以来,深圳连续13年开展读书月活动,“让城市因为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成为深圳十大观念之一。(朱汉斌)

怀柔“流动图书馆”进村惠民

本报讯 10月28日一早,一辆满载着各种书籍的图书车驶进了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委会大院。

以往,农民想查阅农业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书籍,只能去区图书馆。为了解决农民朋友“看书难、借书难”问题,怀柔区图书馆在全区各乡镇设立巡回流动图书服务点,专门为农村基层的读者提供免费图书。截至目前,全区建立了“流动图书馆”122家,实行配送制。

与此同时,怀柔区图书馆还专门配备了两辆“图书流动服务车”,负责全区各个借阅点图书的统一调配、运送,确保每个月的图书半年全部更新一次。配送书籍包括农业科技、法律知识、科普读物、医药保健、文学等各个类别。

(郑金武 温来生)

文化微议

1500年悬空寺现出“露天煤矿”

以飞梁架柱、凌空而起著称的山西旅游胜地悬空寺,最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网友称,悬空寺所在的翠屏山背后竟然有人偷偷挖煤,这对拥有1500余年历史的悬空寺景区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呼吁“别让悬空寺真的‘悬’了”。

据悬空寺所在的山西省浑源县当地知情人士介绍,早在去年4月份左右,便有人在位于悬空寺所在翠屏山后挖煤,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露天煤矿”,其距离悬空寺的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左右。其后开采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点评:挖煤都挖到景区来了,但这让景区管理部门也有苦难言。没有山体执法权,又不能强行封掉煤矿,上报情况后又一级拖一级。看来古人早有先见,把寺庙悬空建在山上,是为了给后人挖矿“腾地儿”的。

香山赏红叶被指人比红叶多

据报道,10月26日7点58分,受北京香山地区车多影响,五环路香山出口处车辆排队1公里左右,香山周边11个停车场的2368个车位全部“满员”,比上周末提前了两个小时。

“这哪是玩啊?简直是遭罪!”“车来啦!快点快点!”26日上午8点半,在北宫门地铁站,许多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山的游客都要在此换乘公交车,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人们都想最先穿过人群在车里占个好位置。每当公交车进站时,人们就“呼啦”一下往前冲,导致车辆根本无法靠边停车。

挤进公交车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公交车里连脚都没地方,两个学生模样的游客笑着相互调侃,“这哪是玩啊?简直是遭罪!”网友“@迷途小贼”说:“哥也是其中一员啊,人比红叶多,疯了。”

点评:每年秋天,香山就成了北京最热闹的景区。去年香山红叶节共接待游客13.8万人,创自1989年举办红叶节以来单日接待游客量新高,就被网友吐槽“人比红叶多”。来首都赏美景当然是个好事,也很难“错峰赏叶”,但相关部门能否提前考虑到这种结果,把交通资源调配好,给游客更贴心的赏叶空间呢?

韩国泡菜、日本和食将列入“非遗”

据韩媒报道,第八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将于今年12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公布本届获批的“非遗”名单。

日韩相关部门宣布,日本“和食”和韩国越冬泡菜都在“建议列入”名单上。按照以往经验,进入“建议列入”名单的项目从未在大会上被推翻过,“和食”和泡菜人选几成定局。此外,中国的“珠算”也进入“建议列入”名单。

据考究,韩国泡菜文化里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身影,《诗经》里就出现过“菹”字,意为酸菜。而后,中国的酸菜传入韩国,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韩国泡菜,因而韩国泡菜申遗的消息曾在中国引起了不少争议。

点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饮食文化。严格起来,不光是韩国的泡菜,日本的和食也要算在中国饮食的分支里。但毕竟咱的东西传过去以后,多年来人家也加以改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化。遗憾的是,拥有“八大菜系”的中国,咱们自己目前还没有饮食类项目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南通海安县建山寨版“悉尼歌剧院”

日前,有网友发帖称,在南通海安县城东七星湖生态园内,一座白色建筑被当地人称为山寨版悉尼歌剧院。这座造型别致的建筑一直坐落在杂草和菜地中,没有投用,成为一座冷宫。

对此,海安县委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所谓的“山寨版悉尼歌剧院”,其实是一个面积约为120平方米的玻璃房,外观造型像一个大大盛开的白色花朵。

前几日,海安七星湖生态园景区澄清说,该建筑是花瓣温室,今年8月刚刚安装好玻璃,因为周边配套设施没有完成,暂未能投入使用,预计年内可培育花草。

点评:从照片上看起来,这座花房还真的与悉尼歌剧院有几分相似。一座花房山寨成悉尼歌剧院的样子,到底有没有必要?

七成网友支持数学“滚出”高考

继英语被舆论批判,多个省市纷纷降低英语比重之际,网民又将愤怒的矛头对准了数学。某门户网站关于“数学该滚出高考吗”的调查显示,70%支持数学滚出高考。有网友吐槽:“工作这么多年了,除了钱数用到过数学,别的基本用不到。”

第六届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上,英国专家看到中国的高考试题后大惊:英国大学生的数学考题,却要画这么多辅助线!网友的吐槽也集中于“高考数学难度过大”,所以“数学应该滚出高考”。

知名华人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曾在杭州与一群取得好成绩的数学尖子见面。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说:“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

点评:不管是之前矛头所向的英语还是现在的数学,都是替罪羊。把学生变成“做题机器”的应试教育才是真正元凶。其实数学也不是只有数数才能用到,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逻辑思维,早已潜移默化融入我们的生活。

栏目录主:福瑞多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天文学史大系”